簡易集
卷三九
稀年錄

簡易文集卷之九

稀年録

政府率二品以上請 從權制啓

帝王之孝非所以下同於匹夫疏水之節非所以自盡於 親喪此在 聖學高明固已了然者也 淵聽不得毋回 家法具著曰毀非所可以務加 上躬倘或底悔國人雖切百身非所可以仰補此在下情痛迫舉皆同詞者也伏況 藥必親嘗 衣不解帶屬爾所以受傷於前如是三年不言百官有聽

古矣所以 御勞於後如何然且堅執高世之行不從達權之制則豈安於理而無詭於經哉伏乞 仰體 慈殿之旨俯諒盈庭之懇勉抑於 聖衷 默慰於 先靈以全孝道以幸羣心臣等不勝千萬之禱惓惶敢

啓

復膳非以厚味主於滋養中氣則對病所須何與於 春秋衰盛從權非故變禮急於療治敗證則過時無及豈拘於 山陵後前臣等雖甚頑頓不至不曉 聖意所在而不得

將順同辭號籲至於再三而不能退者以此
而已伏惟 睿察臣等亦惟相忍涕泣冒昧
敢啓

溫水沐浴呈辭單子

臣重患濕瘍脚瘙等證上年春間平安道龍
岡縣地溫水沐浴事告蒙 先朝 恩假之
後別患寒熱劇病既而伏遭 大卹下去不
得節年涉七十本證加重倘及一分未癒甚
時治療倍切臣於平壤府地自前棲止之處
仍就將息計料只得秋高前旬餘日浴過事

而臣子崔東望適任本處守令似於託占私便惶恐有所不敢同道成川府地亦有溫水臣曾所經驗同地下去沐浴事 給由所望而歲月間往還勢所難期臣本職及兼帶承文院提調本差事并以詮次 善啓云云 八月初三日

肅辭後䟽

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伏以所患濕瘍脚痿等證積久彌重施鍼用藥俱不見効年涉七十倘及一分未瘳甚時就溫水自救計切須

至 請告伏蒙 恩假不勝感激而方痛連
筋骨實艱運動秋後霖潦不以時收遠取人
馬期亦違愆淹移二旬始來 肅辭又自延
緩伏地惶恐仍伏惟念日候易迫高寒沐浴
望効難必於年時之内臣身雖無緊急職事
身係 朝家以待宰列之秩祿且有兼帶承
文提調敢乞 命下本差俾安衰賤之分伏
惟 聖明裁察臣無任屛營震慴之至謹昧
死以 聞 啓 荅曰勿辭往還 八月廿四日
議政府領議政具兼職海原府院君尹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我 上之二十六年 駕次開城比至于義州明年還都其相曰尹公後十年公以故相卒盖幽壙之誌公弟府院公以老匠當之叙次事甚備而諸孫謂豈受知於公特深屬以隧碑之刻豈讓不敢當既三年且千里書愈至則刓取大槩而復焉謹按尹為姓出善山府之海平縣在麗朝有曰君正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曰萬庇副知密直司事曰碩都僉議右政丞謚英毅公皆益代元勳也曰之彪門

下評理忠簡公曰琭重門下賛成事藝文大
提學文平公入 本朝曰彰歷司憲府執義
至通政楊州都護府使曰達成陽城縣監贈
慶昌府尹而公之高祖考諱延齡進武副尉
曾祖考諱繼丁掌苑祖考諱希琳忠武副司
勇比世益不振暨考諱忭文科歷典州府至
軍資監正則有學有徳宜達而窒識者以卜
其後之必大也厥有再室後夫人星州玄氏
副司直允明之女實生公兄弟竝勳位極人
臣得贈考領議政府院君祖考左賛成曾祖

考吏曹判書夫人皆視貴公之生以嘉靖癸
巳九月初吉于時有流星入文昌之異云公
諱斗壽字子仰少凝重如成人寡言笑及其頴發
英氣可掇贈議政公愛不廢教課學有法公
亦不待勸業日進年十七而孫弱冠則成大
儒優四學輪製直赴乙卯生員試中第一名
又魁 庭試諸生直赴戊午會圍遂中龍榜
乙科時相李公浚慶於公族叔也進而奬之
曰他日必為公輔之器同榜奇高峯大升亦
嘗以大人氣象許之分隷承文院由權知薦

補藝文館由檢閱錄入弘文館歷正字著作
陞副修撰正言未幾復出入正言修撰薦拜
吏曹佐郎時李樑張甚强以其子千郎薦公
堅不可是以速癸亥之訌名流五人同日獲
罪公亦削職屛居坡州俄而樑敗則叙復修
撰陞吏曹正郎轉檢詳陞舍人拜掌令遞爲
成均館直講復來去掌令司成遷司僕寺正
乙丑　文定王后之喪以副應教幹　殯殿
都廳竣事陞秩通政用西批兼五衛將拜同
副承旨進右副左副丁卯　恭憲王大漸公

以右承旨在院中手書宋朝文彥博入宿禁
中故事抵李首相浚慶李即來宿直廬是夜
受　顧命　上方無嗣有嗣免疑定於頃刻
天朝使許國魏時亮頒　穆宗登極詔至吉
凶禮交事非豫講公適分務周旋得宜旣而
拜大司諫令　上初政首長言地非例拜也
戊辰　詔使成憲王璽之至以吏曹參議充
都司迎慰使還由左承旨遞拜大司成復拜
大司諫遍歷僉樞判決事兵曹參知參議拜
守黃海觀察使政惟寬簡治絕近軌未期聞

毋夫人疾觧歸復由僉樞拜大司成則作成
有效歷工刑戸三曹叅議復拜大諫遍歷大
成丁丑以僉樞奉使謝恩 大朝兼賚 祖
宗受誣文書至則辭誠兩盡頗得辯明還拜
都承旨戊寅陞秩嘉善時有姨弟李銖獄事
言者落公兄弟嫌疑中坐罷金大諫繼輝特
啓二人學行才器並著且士類進退非輕不
得以曖昧事累人有識是之然公自後不安
在内固求外便養除羅州牧使以親老任三
百里外准法不赴已而得延安府使廷辭

上引見慰諭勤煩治民公感激而退奉母夫
人備極甘旨之養惟知 上恩無幾微在外
色庚辰辛巳之饑極意賑活遠近流民就食
日可千計御史以聞特賜綺緞表裏嘉之時
設宴以養老里置學以訓蒙四境鼓舞建平
遠堂公餘輒處其中以湖山詩酒自娛會公
身居守松京往來便近良辰吉日魚組聯翩
稱觴上壽一道稱為盛事任滿以同樞還朝
歷漢城左尹五衛副摠管刑曹參判甲申由
兵參哭大夫人戚易中節廬於青坡先人之

國三年未嘗一到家丁亥公除復同樞摠管倭犯全羅道殺邊吏人心恟懼用時議拜公觀察使以鎮之嚴明為政案無留牘復歷同樞刑參拜平安道觀察使西塞亦有建州酋聲息公策應綽然防戍之卒四番相代不勝其數日就流亡公頗損營屬且括閑丁增額若干而六其番以紓之淞江民舊不識種木綿公為具種教之藝至于今稱賴以病露章乞休 上特遣名醫賚藥診視且 諭有曰卿有才智雖老酋來自可談笑處之不足動

我一髮凡累數十言庚寅錄先後辯誣有功
朝臣爲光國勳公居二等封海原君陞秩資
憲拜刑曹判書移拜大司憲同知經筵復由
知樞拜大憲時倭酋秀吉使以書契来言極
兇悖至云必犯 上國事留中甚秘會朝講
日侍講諸臣將退 上曰倭書事欲與大臣
及備邊宰宻議處之都憲有計慮雖非當與
可毋退議臣皆言此不必奏聞公獨請擧事
具奏臣之於君直當如此它不暇計旁引經
義確甚 上竟從公請改拜戶判十數年来

朝著多貳是非迭起其旣甚也始恐加罪之
無辭雖以公之壹亶不免辛卯之詬然亦左
見憚故也初惟論罷展轉益深至於遠竄配
會寧特命改中道配洪原居無何陳奏使
還 皇上嘉我奏悉倭情勅書褒美
上念公首先請奏即日賜環復有言者量
移海州時有浙江人擄在倭中密報中朝
至有倭與朝鮮連謀之語向非陳奏則我國
之情何以暴白人皆服公先見壬辰倭寇大
入上思公特召之日再三問其至至則復

原封翌日 上西幸議業定公惟陪 駕到
東坡舘 召公前敎諭公兄弟可勿離予死
生勿負因解佩囊賜之到開城衆志崩潰一
夜四五驚 上命公爲 御營大將號令統
攝始克定儀拜大臣輔國崇祿右議政具兼
職仍海原開府院公旣拜請 上御南大門
撫父老近侍遍傳城中下罪已書于八道遣
使召集義兵即舊都甄用人才此其設施之
首事也 公聞夫人自畿邑將從公行則曰我
以此時大臣何得家累相隨使止之到寶山

站問廟社主至則禮官已於倉皇中瘞于
穆清殿公愕然咨遣禮官等載而追及既而
賊入開城掘發無所不至云到平壤進拜左
議政蓋以世子傅軍國諸務規畫措置悉中
機宜無少底滯一日議遣大臣經紀湖南咸
欲以公啓金判書應南耳語李參判恒福以
為尹相去此大事尾解遂啓他相公以夫人
服在私舍則文牒填委諸相殊不能辦遣郎
請公日昃乃詣裁處便空李判書誠中歎曰
人之才智相去如是哉凡遇一事諸宰各執

所見爭辯譁然獨公在座時則一稟過而已諸相所急不越目前而公必規為久長曰若夫成敗天也建請今年八道稅入一依上年踏驗之數歲亦果大稔翌年接濟 天兵賴以無闕著西路調兵撥糧之事皆由公素籌記在胸中者輒如取一家物而用之同事者歎服又行文州縣即賊來迫毋得妄焚燬倉廒只得散給百姓以備收糴如黃州中和官吏尤奉公令及 天將至非唯無罪以能見稱大小從臣控疏顧親者相屬 聖孝錫類

有請則許 行朝體貌日加寒心公啓引
臣子惟所在致死之義自後的聞父母變故
者外不聽私便以存大防賊益西逼議者咸
欲棄平壤公極言平壤地形物力可必守離
此一步國事决矣然既不可止而咸言咸興
可往 上亦意嚮之公又極言以堅城則寧
邊優於咸興可往守猶且事危則趣義州赴
愬 天朝有便且北方人心獰甚非可保之
地言咸興者猶盛公以死争之卒之 上
不幸咸興者公力也其後咸興為賊所陷兩

王子在會寧土人縛致之賊人始大驚信公
見上之出平壤也留公以守則治城繕械
頗有條理夜抄精銳斫賊營晝鳴金鼓設疑
兵為必守之計而江灘失戒賊勢直衝城既
不可守則遣將結陣於城外諭出人士以全
一城之命 公亦追及 行在於宣川而已
有急詣之 名矣到義州則吾東地圖窮處
國脉不絕如綫公獨以忠義精識激昂奮厲
正色朝端屹如山岳雖極顛沛之中人望之
有所恃焉是時渡遼之議已成公竭力救止

一日至五啓有日　宗社臣民舉將誰托而
輕爲匹夫之行乎及夫力請　天兵簽退平
壤之賊以啓再造之業皆公隻手障決而後
得爲之事而心籌理必可質神明者則了了
於其前矣然公之此而此志非管樂以下人
所能揣知也上　以公大臣獨勞欲官其子
婿而子皆持母服且無婿獨長子昉因金革
起復故　命趙資陞敘繼有絮衾之賜軫公
蒙霜露也癸巳賊之據京城者望　天兵潰
而南然京城惟丘墟人心亦不甚保　上下

未有前進意公極陳不可奉 駕東轅由海
州還都公之相 行在也其心所賢如成公
渾則不以 君臣未契而推引不力以為將
才如權公慓則起守宰致元帥而果收偉績
其他除拜一惟其人雖復情義相阻處之形
要寧人負我而不顧悔此特舉其大者然耳
無愧古人以人事君先國家之急列劾宰侍
臺史棄 君忠義之罪而言議之間務主平
恕不至已甚面規僚屬歧路從違之謬而異
日赦免見論以逋播峻折一字因民註誤發

所不敢道之言而旋復撝蔵亦不以語子弟
綱紀以肅人且得全李相恒福為都憲時言
事語侵公公後與同事首尾十年無一毫形
於辭色李公退謂人曰吾為尹公所包容久
矣倡義使金千鎰頓兵江華秋義將禹性傳
尤無見效俱以病不赴西徼　上有嚴峻之
教公啓言千鎰起義最先使八道人心翕然
大回特兵寡無助不能有為性傳多病國人
所知責以觀望太不近情聞者允公之論晉
州之陷城中人士數萬公請褒贈金千鎰崔

慶會等及賜吊祭遍慰義魂蓋 上欲有所
待而固請行之中外稱快 天兵將史遊擊
儒戰發平壤軍中橫詆鮮兵有力公馳見楊
總兵紹勳於遼左則言下痛辯李提督如松
回軍還爾公赶見於劒水站苦辭請東渡隨
言發則為之動色遂有泣閣老之稱自京承
命往見劉總兵綎於嶺南亦機關呼吸還則
稱 旨引見從容因言 回鑾之後連有三
省之鞠京城久陷賊中之人豈無自疑之心
乎恐非所以鎮靜 上曰固是但詞涉 陵

寢不得不爾然 獄竟開釋 上以黃海道
無節度使人命議設置公執言 祖宗朝既
設而罷誠以本道民力不堪貳營 上猶屢
下其議後至必設然終不由公至今果稱巨
弊公久被親用議無不與未嘗屈意順 旨
此類爲多而亦未嘗不行者皆不著歲比饑
饉畿輔尤患鈌種公募收兩湖之粟以 聞
運致京江根本大賴又以 帝勑中槩公名
俾同 光海君諱幹事即陪 世子南下甲
午仍扈 世子加三道都體察使之 命以

莅湖南時賊空言捲歸久屯瀕海　天兵又歛不肯出物力剥盡無復可繼之勢公大會諸將以義激勸合左右舟師擊巨濟之賊陳劉于　朝有曰勝則　皇天祚宋不勝猶當有辭于　祖宗聞者至比之出師表乃有領陷之言以為取敗撼公相位而後已其實兵未嘗衄也乙未以行判樞府承　命扈衛中殿于海州戊戌復拜左議政為時所忌如故不能安其位巳亥拜領議政具兼職及世子師論者起而又甚　上竟不允至曰老

成有才可首相他人不如公遂力辭得遞報
仍勳爵與聞大事自此益無意於世嘗曰吾
年迫七十諸子皆官于朝盛滿極矣理難更
久不去何爲南坡小築成盖有終焉之計公
素患嘔證辛丑四月有詣 闕問安連日觸
風證復作一兩日病劇以初七日不起春秋
六十有九臨終諸子泣請所欲言則無一語
及家事諄諄如夢中語惟是國事計聞 上
震悼輟朝三日賻贈有加遣禮官吊䄆祭官
庀襄事士大夫銜哀相吊以至街巷亦皆齋

咨言曰賢相亡矣夫人昌原黃氏 穆清殿
叅奉大用之女京畿觀察使琦之孫刑曹判
書鄭百朋之外孫累封至貞敬夫人先公十
年卒而葬掩詑實公卒之年六月四日兆在
長湍府梧陰里先議政公塋域之側公嘗自
號梧陰其謂是乎公有丈夫子四昉左副承
旨娶尚衣院判官韓珝女暘副應教前後娶
宗室陽原都正譓女副提學辛應時女暉前
左副承旨娶任實縣監李耆命女暄吏曹佐
郎娶大司憲沈義謙女側室子盰守門將娶

副率李鎭女女三長適訓鍊主簿李峕次適申涵李幼諸孫二十人履之副率娶公州牧使金尙寯女新之海嵩尉尙貞惠翁主爲伯子出就之娶司果李元春女爲仲子出其餘幼公之天與宏量才猷絶人固已斑斑見於事功之間以學言則嘗聞大意於聽松成先生守琛亦頗質疑於李履素齋仲虎非苟問科慕名之爲而於書若嗜欲然不以旣仕而廢晩又喜朱子綱目手一卷或至夜分通卒業者累遍盖將以措諸事業故其作爲隱然

皆稽古之力以家行言則事大夫人篤至當
得其懽悅與舅弟極友愛舅亦既貴而亂後
無居舍即以家貲買與之平朝必櫛纇冠帶
終日儼然人未見其惰容諸子有過不加貸
責惟使知其失而改之其於課業亦不甚規
規切切而優游開發雋異相望畢登大科一
家習見不知其榮幸公在延安着延安志於
平安着平壤志箕子志又嘗合文文山鄭圃
隱事行為一書名曰成仁錄裒集我朝名賢
行狀碑誌為一帙以便考閱若亂後忠臣孝

子名姓實狀以備散逸又類取中朝及我朝
璿系紀年官制都邑貢賦節式通為一冊及
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豈下流也瞻仰公
於廟朝之上蓋少而獨屢造私第且嘗從使
遠行竊瞯而得之間居一園春和言笑怡怡
孺子可狎至大故談論聲氣疎亮色莊而不
可犯平生服用隨分無意奢儉尤耻示人以
布被之行唯遇賞心清致處不過美酒一尊
佐以山野之味如飣餖稍盛則不樂其天機
多也如此誠一世之偉人今既九原安可復

作也哉公弟海平府院君名根壽銘曰
天生碩輔必利其器于我尹公宜考終始
荐登科第率以拔萃歷敭華顯壹維自致
量優容哉非尚唯唯確斯爲節硜硜求爾
學昌達務早聞大意著龜先識稽古之以
茂著當時亦公細事濟于艱難乃公盡試
機籌狼籍衆目盱睢不動聲色措麾中宜
渡遼議合一髮其危 五廟百姓皐將委
誰回日虞淵洗光咸池偉哉此業公實辦
之俄不安位忌者故焉吾 君不與何況

乎天百世在後一時在前餘慶足徵纓組綿綿載文斯石槩詳既次系詞揄揚疇曰溢美

平安道觀察使李公妻貞夫人閔氏墓誌銘 并序

以豈寓西京也今居守方伯李公哭夫人將歸其喪宿戒以幽堂之刻於是竊意內助之懿有足徵者爲請焉公故謙約帥家始終以之宜毋一言之華則曰夫人生長鄉貫年十九而歸某何有美故可紀獨粗知婦道治家事有序母夫人嘗以語某曰是善事我不負

汝謹識之而已居數年某釋褐入仕挈之在
京聞國南垂被兵遽歸省母于清未有以處
家而京城俄亦不守不復相聞死生矣乃後
稍得之則夫人祖母及伯叔父尚各家于京
夫人不以為歸而携持一弱女走托于某之
伯父得以相將達堤鄉間關之狀不忍言夫
人即播蕩之際不迷所宜從以自全及此則
某亦初不謂也就加敬重期不替而今已矣
豈嘆而言曰詩曰無非無儀閨房之行無非
則固有而以善自見亦匪可欲也夫人既知

婦道而治家事有以媚于姑氏夫人有以不
負于夫子其柔淑之行已足以出於尋常及
為變故所迫矣則惟其推本於三從之地以
能取重於一移之天有若素所講明詩禮之
學真知輕重士君子之行求之女史不在後
覺之倫豈得已於稱述也哉公泣曰然蓋夫
人驪興閔氏成均進士諱敬男之女驪川府
院君孝曾之四世孫萬曆辛丑封貞夫人有
子一人名慶衍始十一歲女三人長適士人
李昌運餘幼己酉冬年四十一卒于平壤衙

中翌年　月　日　葬于鎭川縣　坐
向之原方伯公名時發字養久系出慶州
而先兆在淸州云其銘曰
室于大藩屬始經營来陪縞葬汔復燕榮
畜秀在毓𢦏腹未生普寬謹從胡辛寘行
佳城欝欝誰與吞聲鑽辭埋石神理尙明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成均進士李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大建字　慶之李氏自其先異人名
謁平生于瓢巖下實佐開國新羅而世遂爲

閭家及高麗李有門下侍中文忠公諱齊賢
以德業文章顯於天下至今人稱益齋先生
於公十世祖也入本朝而六世祖諱尹仁觀
察使高祖諱公麟筮武仕至縣令曾祖諱鼂
禮曹佐郎號再思堂與金寒暄一時游於佔
畢齋之門戊午史禍起與金濯纓同得罪死
於甲子之獄旣經湔雪追贈都承旨南秋江
師友錄著其行祖諱渤贈左通禮自此而下
用公之胄今觀察使貴推恩也左通禮後於
再思公之第生員諱鼉家禍之餘昆季散之

外庄其家堤川自生員始而亦以氣節有名
考諱憬胤贈左承旨妣原州李氏夫人秉節
校尉垠之女以嘉靖庚戌生公于堤川公自
幼清明秀異及既省聞父兄訓說輒入于心
未嘗忘失族人家在酒泉故縣公八歲造焉
屬一句云酒泉無酒見聞異識者異其機警左
承旨公自以事弓馬恐訓誨無方為之請于清
州從叔父李徵士潛許托以三子焉第二即公
而時年十有五也徵士見公氣豪而志醇樂得
而教育處之于剡溪書堂恣其婆娑嬉游不甚

程業而日開月益不數年文與行俱進是時剡上學子常不下數十輩而莫之或先也戊辰增廣鄕試俱占兩場而屈於禮闈明年柳牧伯仲郢聚一州士子較藝而公作居首西厓相公方爲修撰省覲賛其奬美期以國士由是藉甚一道庚午間朴守菴枝華寓于淸淵之烏村公就質論語善疑善問不知不措守菴稱之不容口曰秀才他日其進未可量也公自知讀書以來已有志於古人所謂爲己之學及讀論語極意玩繹中涵外揉自覺

日新不復轂此書始所謂手舞足蹈之者自
後雖以親命不得廢舉業而志不爲所奪也
壬申都會夏課公之每作出倫同進有忌言
公恥與爭之先去然公竟首焉亦由以舉中
癸酉進士試旣游大學四方之士求與之交
如恐或後蓋不獨豔慕而道誼所先信從者
衆也朝之賢士大夫稍亦延禮之嘗出郊履
氷有一絶句足驗公之學已主於敬云一日
課試以制外養中箴公作在第二而祭酒許
草堂愛其造理特深數舉以語人殊加禮重

焉甲戌正月歸淸鄕感疾于溪堂病中聞所
愛友計自力作祭文送之疾遂革至三月念
日不起得年方二十五公之兄弟若親朋以
公之喪殯于州北鷲嶺下踰月而葬于是山
觀志觀行即公一生什不能二三而表表在
人耳目如為親家貧甚其在違遠常使一力
代已負米并所得羞味一衣一服不經親體
則不忍先加之已於兄郡守公大遂生少三
歲而事之如嚴父悶弟大迪之晩學盡心友
教與之同升上舍痛早哭所恃而未遂追服

之悃每諱日將至齋素過禮事徵士公期盡
於在三如一之義配匹之際謹摯別之道病
且絶日相去二十里地不要相見以正其終
同志之友有急必周雖瘵疫必救視相與素
講必行此皆公之尋常而人所不能也公之
歿也襄事諸具皆京外朋知所經紀而雞黍
誄挽多自遠方來者公配安東金氏夫人上
洛公方慶之後副司直壽之女生二男長曰
時發已丑文科今平安道觀察使次曰時得
遺腹而生丙午武科縣監觀察娶進士驪興

閔敬男女生一男三女女適李䎘餘及男幼
側出三男皆幼縣監娶司果文化柳希淵女
生一男二女皆幼辛丑例贈公戶曹參判乙
巳加贈吏曹判書銘曰
繇巖降祥羅運伊始益齋于麗文衰爲起
千若五百孰緜如李有聳本朝再恩名義
鏘以史禍茫乎天意曰篤厥緒咸望進士
發學剡溪源尋洙泗一部論語聖師在是
昔者吾友何所從事時俗之見抵以世異
質美好篤曷程其至屈從親命安有奪志

三十庶幾乃訖廿四秀而不實慟誰宜為
理有可必遺以二子文故家傳武亦尚類
兼資而大惟觀察使屢得地雄竑愜歷試
幽明之奉榮孝兩至賚有正卿償塞則未
終古松楸易名表隧要孝之終必稱先懿
我銘不爽来者所眡悠悠何勸仁人孝子

宗簿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成君墓碣

銘并序

君諱軾字敬甫昌寧成氏麗朝左議政石瑢
之後高祖諱熺承文校理贈禮曹參判曾祖

諱册命生員贈吏曹判書祖諱雲兵曹判書
謚景肅公考諱壽國晋州判官贈左承旨妣
淑夫人東萊鄭氏君以嘉靖壬寅生甲子生
員進士丁丑謁聖 親試及第分槐院權知
薦入史館檢閱復以薦授注書尋還檢閱至
奉教遷監察轉佐郎禮曹若兵曹則亦薦也
間以 聖節使書狀官往還出兼三道海運
判官入陞兵曹正郎擢拜持平正言皆再焉
以戶曹正郎奉 命黃海道御史白川郡有
積年寃獄君則申理時旱甚而雨人以御史

兩稱之歷禮曹刑曹正郞出兼高山道察訪
入歷禮曹正郞成均直講司藝出鐵原府使
以婚媾間有橫言坐免叙復漢城庶尹陞司
僕正拜掌令亦再焉歷司成豐儲守出水原
府使時倭有聲息以國門庭之地替與武弁
入司贍正出淸州牧使壬辰兵䝉動復以替
是冬丁毋夫人憂服已出春川府使有非意
之謗以免歷軍資司贍正出德源府使復替
入歷宗簿尙衣正君前後所居官一惟謹慤
顧其名切戒鄙曲可愧之事吾以能自見非

墓也其于外率有慈儉愛民之政而輒代不
能展効時則然也庚子以内贍正受全羅道
推考敬差之命竣事路入恩津地女婿金珏
家素患痰證轉劇遂不救明年歸葬高陽佖
耳洞先塋之側君有三男震亨震名震業二
女適金珏李亨載内外孫十餘人並幼以生
於君一日長未為童丱交而中歲託鄰来朝
暮游從不啻通家蓋自謂知君深也竊誦孟
子之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雖
不敢知大人之謂果為何至而如君之心有

一毫涉機失赤子之心則知其未也君與同
城李肆卓爾氣象若不相似而論交一以言
人相期若其酒量俱吾敵也閒暇輒相就鼎
坐取醉殆老杜所云對君疑是泛虛舟者也
吾甚樂之君為家貧親老事科舉文以敏鈍
言若少讓於卓爾而吾獨許之曰敬甫大勝
竟亦得失判矣君果成至字畫本成家長而
君又優於人云銘曰
君惟任性不見以事求君之心焉有襮裏
回頭一世誰果知己相期高陽無數十里

故杆城郡守李公墓碣銘 并序

吾益衰且方養疾西京不復能治筆硯立文字獨吾少尹求銘先行不可辭者既感少尹之孝義亦繄先郡守公有里閈之舊公方得琴趣吾始味乎書時相就以驩不覺年之差池盖今追之如隔世焉悲夫郡守公諱克仁字德元李本 國姓公為 恭靖王五代孫也高祖考宣城君諱茂生曾祖考明山副守諱金丁贈明善明山都正祖考河陽令諱玉荊贈正義河陽君考坡川副令諱珠妣咸從

魚氏以嘉靖乙酉生公公幼穎異祖妣坡平
尹氏夫人器重之而伯父坡平令 無子夫
人謂之曰毋立後期以次傳俾乃家宗祀歸
是兒可也年十二丁內憂三年執哀如成人
稍長力學循循中壬子進士試癸丑授義禁
都事俄以公譴罷未幾復職省峴察訪歸厚
別提再授金吾郎遷豐儲主簿癸亥出井邑
縣監丁卯遭外憂服已除司憲監察出清州
判官告疾還乙亥又出平壤判官告還兩解
通判皆坐准期之律凡八年不調叙復監察

轉漢城判官辛巳實任杆城郡乙酉以事罷
歸是冬卒公本家貧作邑輒以憂病復家食
不自救竟亦僅周甲而終古人以賢者恒無
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疑於天道而世亦
固有薄卿相之位甘陋巷菜羹者天或與之
同好惡盖寓言自釋耳然嘗妄謂天果以是
施於賢者其常也使不賢者得之鮮不狼狽
喪失所守而賢者處之怡然如公居家恬澹
無爲在官清愼自持歸則有無無所問惟以
琴碁書畫自娛不復以閼乎天人豈不信哉

配昌原俞氏夫人秉節校尉煥女歸公三十年善於内治帥子女接宗姻而能使公平生無敗意事者夫人之爲也公卒後於夫人幾一朞以明年二月葬于揚州内松山先塋之側有二女一男女長適崔準縣監次適韓孝參男弘胄即少尹文科生男經邦生員女適閔聖和崔縣監生二男三女男挺海進士次振海女婿李煥生員餘幼韓孝參生男必達生員少尹愷悌淸令不踰先矩歷天曹郎中有年而屈於此初若不知有榮辱者有識以

卜其事業之益大也銘曰

公古人心而時也令孰信乎古醉一張琴

賞音已矣況知公心吾文甚質刻恐不深

遂安郡守李公墓碣銘

公諱文殷字殷卿新平李氏也遠祖曰詹仕於高麗有雙梅堂集行於世降數世曰挺版圖正郎曰先獮文林郎曰坡安州牧使曰祥成均進士贈戶曹判書以孝旌表門閭是生五男臭登虎科其第一爲宗孝即公之高祖忠清兵使 世祖朝原從功臣生諱欽石亦

以武進位至二品 成廟朝原從功臣生諱
蘭蘭生諱堯壽是娶沔川郡守玄健之女生
公公始蔭補南部參奉例遷 宗廟署奉事
人盜 廟内樂器覺直宿員應提問而公闕
僚親老自當之以罷世多其義既復職廣興
倉副奉事遷尚瑞院副直長義盈庫直長遷
掌樂院主簿癸亥除定山縣監自奉廉約政
平訟理居四年以第災實誤坐罷吏民咨嗟
涕泣如失怙恃至今慕惠信問不絕甲戌復
職司憲府監察出 清州判官未幾罷歸戊寅

又復漢城府判官積年難決之訟皆歸而數
月內辦焉庚辰出遂安郡守被臺評未赴在
訟府特直故也癸未以微恙卒享年六十七
葬于果川北面面中之原卜新兆也公娶江
華府使贈領議政鄭福謙之女自其歸也事
舅姑有婉容奉蘋蘩無惰色行譽門族恩頌
婢僕丙子先公逝年五十七生二女二男長
女適全世業早歿有一男汝慶次女適僉正
林忠幹有二女二男女適具枋黃吉男男衍
著贇長男景恒中戊子司馬試今爲咸從縣

令前娶司果趙銛之女無後後娶內侍教官
鄭洪之女有四女三男女適金元亮男觀一
復一臨一皆幼次男景愰娶部將李思仁之
女有二男謙一泰一庶長女名庚生為僉知
權得經妾者內外孫女未行幷男尚幼者皆
不載公為人慈仁凡奉親者先與同氣一出
於悃愊不在文具之間早喪二親長養於伯
兄伯兄年老居在湖西比年往省不以衰替
親疎有喪匍匐救視吊賻之禮率先於人賙
乏則盡其力而所恥言人過惡即徽有善必

稱揚之猶懼不及是尤公平生之長也銘曰

惇于家辨于官来往有自于後觀

洪範學記

道形於洛書而不以畀禹則道自天廢而天固不能也道在於洪範而聞範者箕子也箕子不能廢道而傳諸武王亦不得已也故史記武王訪問箕子而直曰以天道明箕子所有道者天道而非亶箕子之道也箕子當紂之時避地朝鮮而武王因以封之則所謂道者當亦已東矣且朝鮮之有箕子猶周之有

文武也魯論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肖者識其小者莫不皆有文
武之道焉前朝鮮之人而不知箕子之道則
耻也然箕子之治朝鮮也所設八條之約為
稍可以用夏變夷而已要於九疇之叙彝倫
典訓則不啻其不徨何哉蓋文王之演易箕
子之陳範均之闡明天道而皆于殷周之際
是天意在於啓佑有周而以時考之正伯夷
所云神農虞夏之後風氣既開人文益朗如
易如範何不可行之有其在朝鮮則雖曰檀

君與堯並立在於其先而世尚鴻荒非唯書
契不聞并與結繩之政而未之與更也於是
箕子不得遽示天道而用其頵民之易卽大
小有宜也然今觀箕子遺墟宛有井田區畫
而事不偕周人制亦不盡同者則箕子當日
徑心一王之法下手八政之首其槪可据而
知也況其民俗男女不淫辟飮食用俎豆而
見稱小中華禮義邦皆箕子之爲也就使箕
子盡範敎於我東則其果不已東周也耶特
仁賢爲邦未或百年而世耳故嘗妄謂洪範

者箕子遺恨之書也嗟我東人知尊箕子莫如推本其道欲師箕子莫如講明其學維是洪範之謂也洪範一書義理奧微規模廣大非博士治而學生相與守不可庶幾其究天道而弘世道也此學之所為置也而具其式于後云

俞華伯新卜宅址小記

俞君華伯於余世執也隣黨也兵火之後人失舊止或免或不免焉今君於去故里數百十步新卜稍寬塏地度可為若干棟宇者而

除治之訖余以眼界之勝曰巍然鎭北而峯巒縹緲者三角也鍾秀直南而環擁禁城者白岳也穹然其西而雉堞因依者仁王也邐迤郊端而馳形走狀者鞍嶺也言未已余謂之曰君未起堂抗榭而先取欝葱之在望者以爲杖屨之所有或者未必不訝爲太早計也而余則知之矣之二三山也在君本第窓欞之正對而父子一客廳也在余故第突突之皆得而父子一書室也當其兩家子更相兄弟視而暇日開筵上壽更相命爲客信可

樂也之二三山者豈甚覺其奇異而今焉思想所居或鞠為茂草或換與他人入之二三山也寧不為之開眼而適足泫然耶君其屋成之後扁以寄慕之義而容吾二老差池時具斗酒相將一觴一談不知餘日之將至不亦可乎

高山九曲潭記

余於栗谷公弱冠友也公既為世大儒尊用於朝不幸未究卒今二十五年矣顧余一無用物耳老而不死適與公子景臨生遇於西

京俯仰世故談不足而諉有餘生乃請余記
公故居海之高山九曲潭者余自公卜地之
初佩銅鄰縣還往實熟所謂九曲潭者未嘗
不在夢想之中復据生揭列其次而述曰第
一曲為冠巖離州城而洞四十五里其距海
門二十里山頭有立石若冠焉者而卓然故
以名意亦取夫冠始之義乎自此而往山勢
逶迤溪水並之而其陡絕處下必澄潭是為
隱者之所盤旋蓋有山村數家始見焉第二
曲為花巖自冠巖五里許巖巖縫石罅皆花如

山榴者叢生故以名後面山村可十餘家第三曲為翠屏自花巖三四里許巖逾多奇而翠圍如屏狀故名屏前小野洞中人農爲野中有盤松一盖下可坐數百人屏北士人安氏家焉第四曲為松崖自翠屏三四里許石壁千尺其上松林翳日故名潭心有石如半露船形者名曰船巖上可坐八人士人朴氏對而家焉盖從公入洞也第五曲為隱屏自松崖二三里許石峯高圓明麗特異潭邊底皆石着砂而貯之水者屏之義視前而隱又

近取諸身以託退休之義乎公始卽石潭屋
之畧為棲息之所而從學旣衆則相與謀為
可以容處覲談益備則尊先惠後不可一少
是有隱屏精舍而附麗精舍次第以成者如
干具焉宜各為小記而邂逅之頃有所不暇
也若釣溪者自隱屏三四里許枕溪之巖多
是自在釣魚磯故名而曲之第六者也若楓
巖者自釣溪二三里許巖皆楓林被之霜後
絢如霞蔚故名而曲之第七者也下有數家
村桑柘柴荊隱然一畫圖中若琴灘者灘聲

泠然象琴之響節故名而曲之第八者也若
文山者因舊名而已爲第九曲終焉公存也
人爲地之靈文不在玆乎公亡也天有不與
之喪者文不在玆乎且九者龍德之數也余
少也知公少字實應九二而小山舊名偶符
斯文于是而不曰造物者未始不與於其間
則未信也朱子居閩之武夷山則有九曲洞
天公居海之高山則有九曲巖川豈東南萬
里吾道一氣脉自相貫通而然歟若夫壬辰
兵戈而來公家受禍實慘而山林水石且不

免焉則關於國運爾奈何乎余之知公非故聞風而興者也然既九原不可復作得同觴詠於九曲之清流而獨有同學文字為公發之可以招徠精爽於九曲之陳迹然且遠焉不能卷而畀之景臨生歸書于簷楣之間慅哉

用拙齋記

人之不齊氣與理未必諧也氣故也有餘有不足理故也有不中而反之中者夫巧拙之用則在人焉然巧拙非如剛柔強弱並而名

巧起於繕飾作弄畢竟是入僞而拙雖若起
於不足卻自不離天機耳周子易之通有曰
誠無爲幾善惡而周子本意則善惟直承惡
乃斜系胡氏錯認則善惡相並而下今試以
巧拙類之孰惡孰善耶思可過半矣且據洪
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卽剛
柔之不能無過不及而拙於處焉也況潛爲
近之然非又高明之姿而能耶及既去僞妄
而寡籌營也其心蓋油然矣無復一分邪曲
其要諸正直也何有於是見拙之道爲優於

三德也亦然周子何以人謂予拙則喜而因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而有味其拙之言不已也吾申斯文公在 先王朝 上於一日歷論近臣若曰湜也拙夫以 上聖知臣之明而加之曰拙公之受以爲喜何啻若亷溪之得此於人哉故嘗以用拙二字扁其所居盖亦傚 上之賜而庶幾竭拙以答萬一者也屬豈志之敬爲書

敬憲公關北祠堂事錄

李敬憲公在 成廟朝己丑年間爲嘉善大
夫咸鏡道觀察使大有治稱及公既卒有近
臣奉使本道回啓言李某爲政尤以文敎爲
事仍上道內謂生製述詞章以徵其效 上
嘉甚下有司議所以奬公者特贈正憲大夫
議政府左參贊兼藝文館大提學且遣官致
祭于墓盖本道與北胡壤地民俗知弓馬不
知問學雖爲監司者慮不出飾邊詰兵而已
獨公以學校爲先務請于 朝頒經籍於郡
縣擇文臣爲敎官刷亂臣漏籍臧獲以屬之

其子弟開敏在選者親為講授又設法都會
四時課試以誘帥之令不可復詳其凡幾期
歲之間一道大化由此舉中生員進士比比
稍復有占大科入顯仕者故其人戴愛公如
父母久而不衰為立祠堂以饗韓之公之四
代孫令吏判公舉此事命岦一言岦應而起
敬曰敬憲公其可謂真王者之佐也古之人
有為王佐之學者孟子其人也今其書尚在
可開卷而知其說也然言則必稱不過曰先
王之政而先王之政初非有高遠難行之事

也如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始而繼之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然言其要歸亦非有精微難識之道也但如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已矣䏻又求之於後則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求之於前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於是而思惟之則教之以親親長長化之而親上死長其爲邊民爲之所也切矣足矣乎否也愚知敬憲公之爲政於咸鏡也誠得

當務之急而咸鏡之人爲公立之祠也誠足
勸後之來者矣及按國乘金文簡公宗直言
於成廟曰李某爲人得宰相體其爲咸鏡
興學養材至今多中科第者夫文簡儒先也
其稱得宰相體豈亦許以王佐非耶獨以多
中科第爲養材之效其道疑若可少者然而
學記之言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此固三代
之教所不能去而論升俊造之士於司徒司
馬亦自夫周之成法特古今異宜有不能必
同也愚於敬憲公乎無間然矣因而請公之

始末焉則嘗以通政守江原觀察用能荒進
階嘉善聽民借留一期 名見內殿至欲以
江原一道委之既而以平安道民多流移
命往巡撫進階嘉靖洎咸鏡報政之後又觀
察平安居數月而囹圄空虛事聞進階資憲
云平壤營下設有歸厚所多具棺槨以賴公
私嘗歎其制意之美庶幾王道始事使民無
憾之實著乃聞權輿於公時亦足信也歟憲
公之果有王佐器業積勤彰美如此而見任
止於兵判正憲之褒又在身後則君子不能

不爲造物者歟焉玆吏判公暨季某官二公俱以世臣名卿將繼述乃祖正佐之志之事而於古方伯連帥之職或屬望已優或歷試未窮而方 國家之安危緩急在於三邊而勤 上憂顧有識所寒心也二公惡得以不當其責而不思與於猷爲以訖敬憲公之休烈乎哉於戲丹穴之雛一毛足以瑞世吞牛之子披霧而皆斑長公胤子應教君以時之寵學士圖邊貢章已自頴脫屬又將廟議使海上歸必稱 旨愚更保敬憲公之有後不

已而不能易先王佐之說者以謂李氏誠足以世斯學也祠舊在界首永興安邊等處是本道為永安時也時事變遷重以兵火不免中廢道內士子痛文獻之無徵不謀而同鳩聚財力重建於咸興文會堂之東益講舉闕遺之儀可尚也已豈拜書

回崔斯文逵江小築顛末

斯文崔先生將 命迓勞 華使回辱顧老生留落西京許未閱月而走一書索記其逵江小築者曰吾保子之能使吾聞所不聞也

於是略得其顚末而復之曰世固有迷津而問津者欲毋失其所自往也迷源而問源者欲得返其所自來也善夫居也者即身之所處是已迷則不處處則不迷何有既迷而處之旋不安其迷既又易而處之復自冒其迷而要人稱迷也况山居之與海居爲趣故自殊其山耶一蔥蒨一泓崢足以漱瀹視聽而不願乎其外其海耶乍烟霞乍空濶足以唱酬鷗鷺而虛舟其身世亦各極其樂耳又何得相襲而迷也是迷也初非所迷亦無所問

而適足使人迷於為之為說也既而得於行
言則先生新拜都憲都憲即古之御史大夫
也其尊下丞相一等而關一時公是非為國
家精神血脉者又不啻重焉矧屬茲疆事諫
虞朝著携貳之秋乎先生式僭是寄而汔享
手同休國人所翹首于時先生雖欲一夢往
來幽貞之所下得諸乎若老生者居人下流
又遭世不幸如驚弓之鳥毛羽翦然重以殘
年荒歲棲托失所特甚不可復望一文伸飲
啄於江皐之間倘可蒙先生捎所不能有迷

之一字以命吾未境乎否也嗚呼顧爲先生
有所感矣楊子雲有曰有不爲者能有爲向
先生之兩遂其方不爲之志也今先生之一
復乃大有爲之時也寧不足爲吾 君民一
大慶也哉

江天别思卷序

昔班超投筆硯奮曰丈夫立功異域取封侯
安事此爲宗慤言志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此
類非名教中格言而君子無不擊節焉蓋自
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即有胸中之豪不約而

同感耳然皆自以不及而非過者也若吾國
相李公弱冠而已成通儒黑頭而出入廟闈
何嘗過之而常若有樂乎之人之言是公之
豪尤也往在丁酉年間左軍督府楊公陪奉
天書冊封倭酋于日本道我疆而東始實之
上客以倭情叵測匹馬夜跳而公處之從容
倭亦無變 天朝遙得其狀後 命尋至即
真以行毋辱尺一之 詔不誤羈縻之計平
兩國之釁怨化重溟之鯨鯢豈非異域功成
而浪今十年帖矣奚破之足云豈忝樽俎間

得覩其人英偉合求之古將文墨如出乎詞掖固亦一世之豪也吾李公方其未相職聯兩館大學士遇有道家諸彥充到我國 詔使則例當擯接形於唱酬延以掩映若干部皇華集矣時屬多故有不暇焉而楊公之館我也緊吾公膺 簡伴之比迭同時落地之豪不以文武而間所以緇衣之好賢白駒之嘉客以至江上盈盈之别思不復自辨有少多也今公不以豈早鄙授玆卷求題一言豈且不知何以得此於高曠之度然豈之豪公

也亦自謂深矣公惟豪也故文豪而不要於
圓熟詩豪而不要於繩削言豪而入不能測
其弛張豪果誰與讓矣豈誠不自揆嘗以豪
之一語竊狀先相公行迹一二而公不以為
不可蓋已入之石矣今顧有所不了於公爭
曩豈代匱貳使如 京雖兼他事實為我
聖在儲 奏請位號其第一行也緣 國書
有所未該須言以宣而無疑於大義有難於
常情者方將復 命嘵嘵者動矣豈適詣朝
堂則公故當事即於會不左右睨眴直傌聲

謂曰公等專對之詞一何與在此廷議符合
也於是堯堯者自定以今思之不唯吾一行
不爲堯堯所中堯堯者免爲助逆亂之淺辭
亦或覺之否也嗚呼公其眞豪也夫

權習齋詩集序

吾衰且廢文字况素不閑之詩道乎然妄
謂詩道不得不視夫人深於人事利鈍者其
天機也淺才分不逮而彊力取名者不敢其
氣之弱淺若弱者之於爲詩驟奇也細巧也
寒瘦也否則鄙而已種種爲病而不足以入

於澹造於熟不澹爾不熟爾然謂之詩道成則未也以吾自少聞先生之風及事先生於脩案間有以瞷焉者而今要之乎其所爲詩則舉無其病而見其道之成也郎君韓氏早有能詩聲而由書生優於華國之須吾嘗慕而友之於是益信夫聞詩之學其有源委也茲者湖西伯崔公淸源公山牧許公端甫二斯文有所助與始克以先生詩入板爲可傳後徵吾一言引之如先生詩果待吾輩輕重者乎先生實吾父行也重爲起敬故書

贈吳秀才敍序

秀才若有過情之聞於吾也以相從問文字為事旣私而業之經歲矣今復要吾一言以勉其進者焉是將利於科擧之謂乎科擧之文吾固先進也然特年少時穎脫而驟得耳蓋未嘗從事焉而亦謂其業之陋以是乎已則利而非必義也以悅乎親則名而非必實也抑先儒戒以奪志者嚴甚不可以歷高明而高明已自不及及矣去乎此一等可勉焉者文章之文卽所讀韓子之文而大抵得之

矣如曰上覩姚姒下逮莊騷等云者其有以閎于中爲可肆也曰家中百物皆類而用然所珍愛必非常物其不與奇詭期而奇詭不厭也曰不可以不養也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其愈不已而要於成也成之如何如古人也就令一如古人不足見其近道耳如稱樊紹述之爲文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此不過爲奇詭者之一已及味亨其銘詞則曰神祖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獨識

職字做語正如聽位一般於是思之韓公一時與人之善云耳紹述之能至乎否則未知也然文不通乎聖此道之所以塞也但得文從字順則通乎聖人之文而此其軌轍也果哉文章之不爲小道也先儒所戒玩物喪志之類蓋無與焉於乎秀才勉矣哉然豈可以止於是哉易乾之文言曰脩辭立其誠君子脩之文辭當用功者如此然須詳程子說脩非脩飾之脩而脩省之義也誠者心體中固有之自未發與發一中無過不及而指言則

中也自真實无妄不容一毫虛假而指言則
誠也防閑去邪而誠自存矣脩省去妄而誠
自立矣存誠立誠此合天德之道也況文辭
足脩乎於乎秀才勉矣哉吾且漫及焉吾年
十六時同李栗谷作樂莫樂新相知詩偶使
東坡更結来生未了因一語退溪先生方在
京城一隣長取呈覽過為寄語曰顛孺子之
毋使此等語也吾平生不敢以聞學得名字
然自是及今五十六年来小大文字間絶不
得正用佛家語此猶畏先生免焉者也後學

記之未必不有益也

送義州府尹李公序

不佞于左右雖幸同當世而年輩邈然未有一日之游特習聞國人物色之一則曰直士二則曰直士以為直士雖固美稱然一節耳何足以敝高明哉蓋嘗稱人而求之其諸書之配寅清而有以夙夜也者乎其在易之先方大而不待講習也者乎由孟子之論浩然其待以養焉而將塞乎天地之間也者乎据孔門罕見之剛其慾不形焉而可以伸於萬

物之上也者乎朝廷得之則有争臣之風焉
士友得之則居三益之右焉豈不足以彊國
勢而澤世道也自其爲郎官學士時歷敭清
華出入風議無不允於選而無一幸也洎入
夫喉舌之地卽屢聲而知直聲之振在列交
慶矣居無幾何 御筆親除節制義州尹令
也以行或者疑於春明門外一夕天涯而一
諤之足迹不果安於千諾前頭矣况如不佞
蹇連告中懸想 輦下安測其然毋惑而已
乎不自意左右不遂遐棄以 其奉有傳 敎

一昨見賜於旅次伏而莊誦快覩我 英主
思慮作為出於常情萬萬軼然數十言果遍
有大不得已也因得為左右詳焉彼居園閭
貿貿甿卒皆我 上赤子也將惟體是而摩
拊喣濡善受諸懷使一纊一飽悉如出 恩
宣焉孰遡之千里也孔邇之 天威不違旬
日程即我 上 君父也將惟體是而靖恭
交際慎固疆事稱我 上志誼以徼嘉干
一人焉孰 九重而邃也於是然後知今玆
之徃也遠矣乎近矣乎左右自得之謹書此

以為送義州尹序

送 奏請副使具侍郎序

國為儲貳夫神人之主也請 命于 天朝使事亦大矣方 先王播越僅定理急立賢又迫於國人之情繄癸甲年間豈實忝价賁奏焉乃蒙 朝議据經常執長少之言而國書初欠明備致有何問之端不果得 請而歸切自懼非人得與將事無狀之故也今者先生亦副是行而往其為大事孰輕重有而事之難易則懸殊焉盖 我上為天所祚

一人元良岐嶷夙成仁孝好學以繫羣心自
帝王家所罕全之慶 奏一上而 典卽放
可指日期也況上客公昔豈行日帶中丞料
行理以知夫諳練專對雖遇難無疑而又惟
易也哉漢明帝之爲太子羣臣作樂歌四章
以賛之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今
二三公之觀於周行必與聞四章之歌而手
舞之足蹈之旣歸復于 我則效爲四章之
歌而手舞之足蹈之以樂 大小朝之同休
豈雖耄且瘻人其心固不忘起天餉新年扶

杖聽詒豈不已令詳詳矣哉謹序

朴贇成先世青氊卷序

夫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亦奚以爲以今考夫子之時則春秋列國是也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又孟子說也蓋王迹熄而詩道亡久矣設有能誦之者詩之效何渠乃爾耶然春秋之賢相與聘於鄰國及入聘王朝則或善於辭令或周旋甚度或談論足聽如鄭之子產齊之晏平仲晉之叔向其人也至如吳之季札屬進

於中國尤以觀樂知音者可併歷歷而數今雖未可聞夫治詩而即左氏所敘其賦詩若引詩率頗脫舍諷使聖人在席必曰起予而獨誦之云耶若子產平仲又夫子親與之善至嘗兄事之夫豈苟取焉乎意者之二三大夫雖其於夫子無切偲薰炙之雅而要必有以肖乎夫子之學而夫子之道日月也豈爲人不可知哉故嘗質言曰言忠信行篤敬而已遠而言則蠻貊之邦近而言則州里夫子付之則一也故誠學夫子者忠信篤敬本也

誦詩三百乃其文也夫詩作者上自周公下
乃尹吉甫之倫其託寓之義則故自淵微敷
陳之詞則不厭曲盡令人得之詠歎之間無
不足以潤辭理而蕩性情延令中國有 聖
人明良相遇在朝濟濟笙鏞黼黻之以聲章
蓋作者多矣往往冠蓋於藩國則以藩國
之卿與之擯相邂逅之頃有賦有報動盈囊
箱賓主之相得可樂也然不能不倡遊方之
味未必中州同嗜而亦不得不觀其有耆好
之者果何如人耳國宰朴贊成以其五世祖

文憲公前後伴接　詔使暨專使奏聞虜情
京師時所得諸大人詩若筆爲卷以當青氊
繄時翰林陳公太常高公黃門張公與夫倪
學士公張太僕公皆極一世之選而見許四
海之交殷勤鄭重誰之爲而不更光况一二
出之手者比聯焉異日開卷尚復有待問而
後知之耶

訂玉峯孤竹二稿合刋之議不是小序
蓋有恒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亦既或與之同平生目擊而心挹焉矣可相

歟耶吾彰卿信南國之美炯然孤照者也然
壹事夫詩而韻格逼唐之外恬澹醞籍復如
其人可愛也要其雅情不復有所睎慕事業
使其久於世吟作秋蟲到白頭非固自取之
耶若吾嘉運之材雋風流則可謂少都盛之
白玉堂者也其或放迹在外猶得高牙大纛
之下輕裘緩帶從容橫槊賦詩逞氣象也若
夫詩則得之天機也多往往警絶流麗迭見
其長初不所得名作詩人耳而高菴軒倡爲
二君稿可合以刋行之議何其小之也菴軒

之義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其等有漸甚明而古之人實有行之而至之者矣今字而求中於乎勿替勉乎哉

建之為言建斯不拔之義也由本末言之則所欲建者本也由大小言之則所欲建者大也盡質其說於孔孟之門乎如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其為仁之本蓋性之行也莫先乎仁而行仁又自孝弟始然後推之百行惟條達耳此建本之謂也如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蓋事物之來心得

其職則無有不思而耳目之欲不為之蔽此建大之謂也建得其要如是而已矣若夫子家而有光前之建于國而有非常之建毋庸遽為小子祝吾且未覩夫骨相也或者先相公錫玆名以寓異之無亦有謂也耶今字而卓然於乎篤所建乎哉

敬之為言敬而不怠之義也据易文言曰敬以直内則敬者屬内而無與於事也然論語說敬尤多如曰敬事曰執事敬曰行篤敬緊之為當事而存敬者故朱子訓敬曰主一無

併盛篋中亡恙矣獨恨令晤對之頃未畢其
緖業正復如何且徒要老人有以贈而未之
有以慶也豈悴滎之倪而素相知愛之心不
能不與之化耶此足致怨焉而爲先生覘之
曰楊子有云有玉者礱諸有刀者銛諸先生
之才學孰不曰良玉也利刀也而事業之不
可但已者在先生自量之楊子又云在則人
亡則書今也求其人著其書將不于中華而
于何也行矣先生勉乎哉

尹靜春令公三字表德小說話

勉之爲言勉所不及之義也蓋嘗聞之子思子矣志於道者自非生知之品不能不勉而中則所謂勉彊行道而其去從容中道遠矣然而求合其中者也向也困且學以有知今也行之與利若安者同無它中一故也中惡乎求其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乎中惡乎致吾之心既極其正天地爲之亦位之後乎是聖人之極致不本於求合其中之功乎然惟己分上說請初學以聖未或遽信耳人者對己之稱將踐而名乎其於人也亦有企而及之

適其敬齋箴曰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言所主
者心一於敬不啻以事而二三之也蓋敬義
設名當爲兩下功夫非若中和有體有用之
辨故敬直內者以字此惟用耳故彼不得曰
中之而此可以曰敬之也夫敬自足爲徹內
外之道然多一之字尤切學者用功如詩曰
毋貳爾心上帝臨汝正其功夫也曷爲帝事
事而主之者一一者心也理也非一故御爾者
乎全字而惟一於乎毋不敬乎哉

栗谷文集䟦

栗谷公之子景臨以公文集内古今詩若干
遺失不載爲恨請余一言識其然余謂之曰
文章道之餘詩又文章之餘公之平生仁義
之言蔽栗之文其存而可傳者如彼盛矣時
其所以餘事爲無損於公然公之斷章不收
果獨其家恨哉余竊記壬午年間公遠接黃
王二　詔使時華謂公豪不喜聲詩或者未
優於賡酬乎余方守關西之成川值西來簪
紳相續輙獨大言曰公必大爲華使所重旣
而賓主間聳然相敬驩然得得遂勝近古容

在時輩中其可謂殆百官倉廩具焉者也然
以韓子所稱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者率之則不啻未至矣何得主盟而擬人以
倫乎余誠未允斯論也兩家子弟不甚思惟
齊應曰然則未可也而今徵余以合刊序跋
又何遽也姑以是說復焉

送趙正郎書狀官緯韓序

先生于吾輩不一重之後進也然已四十以
上人也其於人事磨揉櫛汨蓋亦不一而足
也即西京言之尚髫童而子弟隨于少尹衙

中新上舍生而隨于大同站所當時目前人
猶有在焉者先生全以尚書禮部郎中選充
書狀官于謝 皇恩使臣之行凡三遭而可
謂頓榮矣先生翹然風流場中如一陣紅粉
之內必有前期尋芳著争先投果者不翅其
多而一睒蒙枉已覩得車載市過私相與姤
寵而矜憐者亦丈夫行色一稱意也然仍念
先生嚮大同時見説為文章當使時人著黄
面卷香固已壮而信之矣及屬就鴨島觀經
爻日治詩於吾愛其風雅韻致即與酬和之

齋湖陰時事之在人耳口者斯亦足以觀公
之未嘗有詩亦未嘗無詩也

勑使奉迎契軸跋

岦自患瀉痺丐 恩湯浴得西既不敎則歸
計蹭蹬滯寓須城中盖値 國有脐慶 勑
使繹臨緊時方伯明公少尹明府以下咸以
一世選望體 本朝敬 王人之誠意庀館
次之事惟謹大小職掌相聯周旋奔走輿以
得預爲榮既而羅列耳目形于繪事相與題
名式講永好遂乃徵一言於岦岦瘦而不忘

起正與旨者之於視等耳顧足蓍惋而已惡能有以發乎哉

琴箴爲李景臨作

有昇窮然先生之所捿心有灘泠然先生之所託音昇下灘上先生之子理琴我謂其得之音者淺而存之心者深盖先生有銘我從而箴琴之言禁古以閑邪邪絶于心音寧有哇今而不古徒悦人耳出雅入俗自同於伎㝵矣宅人子豈安是毋厭希微代變以新聲惟使聞者神夷而氣清子有我箴刮目期子

屛下灘上月涵風止爲我一鼓如先生之在
侍

尹次野令公四子表德題辭 略一

順以事天猶孝於親孝當致慨嗔亦知恩有
或難必惟自反耳而名順之可字誠已

右順之字誠已

乾元誰則大哉惟堯坤柔利貞臣道之要德
雖侔稱至非大夷名元而之可大字而

右元之字可大

天之命我光明實昇明功伊何繼續以至名

維熙之字以時緝緝緝而熙聖一十十

右熙之字時緝

毋曰道微研之必精毋曰過微擴而愈明而

名微之字而公著蓋自夫微賢愚相去

右微之字公著

為方伯公祈雨九龍淵之神文

凡旱之災于麥于禾今春徂夏併無百嘉種

不入土措一霡霂旋而槁乾再何能穀人或

有言天民天卹如蟣虱臣言何敢囊承君

父命忝尹西疆民失職業毫髮臣當以臣之

故無告溝壑宜先殛臣以謝老弱興雲作雨
神亦有主奚言既晩而晝依顲奉天施澤誠
神度内不敢于宅又敢自外

荅崔嶺伯書

黃清道來爲致令書一番就伏審 恳許解
閫第未見代伏惟登程以及還 朝早晩若
何自京便中曾聞歲時間京宅失火大夫人
起居欠安遥仰驚慮或者 特與便宜趍早
歸省而至今未更有聞下情爲之不妥帖不
已不已今有遠貺油物薨魚如數傳致以潤

白首旅寓千里領意萬珎萬珎中間値有違

便寄書門人李純馨托以書冊之懇而書纔

發日承此南信出於意外夫豈何人敢忘涯

分受惠望惠至於此耶惶惶愧愧其後者不

敢仰保也来書見諭衰境豈無東歸意乎令

念勤至若此寧有不承然豈之初不得毋西

計者無他自數年前重患頭瘍脚瘻等證至

國卹之初扶曳隨班本證轉加以名在槐院

提調之後猥蒙政府屬之　行狀等文字德

不克起草自二三相公熟察病形不復責以

製進此一事耳西班陞朝以上官所得供職
者惟是享祀一事而該曹亦為之不擬享官
更不待於祈免顧其身所食窜秩之祿安得
靦面甘心乎況屬年至　國聽致仕有例而
君喪三年之內不得自引為辭就自念畿甸
亂後無有數口臧獲數畝墾熟之田人人所
知也雖別有菟裘之計一生迂拙於營業且
無一分資力亦人與己所共知也惟既家業
無可聊賴者幸西京有薄庄比因罷散投依
在人耳目亦已十數年今而見謂繫於井臼

之恩者且就食之為可嫌則似或可以免矣
竊記禮經一段見先王老老之政曲盡人情
七十之人即行役猶得以婦人却可例以律
家比依用之未妻得否不特此也家世單寒
同姓鮮少而已以獨子又有獨子無子父子
雖欲得為之後者而且絕無焉豺獺猶知不
忘本乃今朝夕就木之人寧不為自出悶焉
無以為後計耶所幸賤產有二小男一則成
童一則九歲俱若微有才性自以適來有食
之鄉倘各授以一業萬分一有所開發成就

則雖其於國法無所疏通於人倫無所比擬
而在一家代匱繼絶豈偶然哉就其差大者
粗習眞字嘗見乃父欲爲先人碣墓買石而
貧未易具忽自奮曰願自力進熟後奉大人
歸必手書手刻爲竪石計雖童兒之言極可
悲感或數年餘死觀其遂此然七十之年古
來已稀果能更有後期耶昨在丁未春左右
於豈未有相識之素徒以相聞之熟方豈病
且不救將出按湖南而枉過陋居即床簀之
間致慇懃之意着關情死生去留者自此結

感中腸以爲一世知我愛我者惟左右耳伊
時偶因感風失攝至於發熱而熱已猶爲表
人數年之僾著別患二證已自驗認爲皮膚
間病無甚損於榮衛以故兩年來努力餐飯
似頗蘇完耳然業既蒙　恩休沐得諸溫水
而上年西來秋寒遽迫故未果待今年夏切
必試之萬一見効行步少利運動得同平人
良非天幸乎豈誠　聾瞽下人也雖在流落
中寧欲終身於此乎適又長子罷官而東已
委屬以即京葺故家即畿鄉理祭田封殖松

楸兩間所期擬云云之事未去此三二年內
容或可了惟聽神明佑否耳頃辱一札相公
書亦諭以牽列父於客鄉無近例嚴不敢承
謝惟為左右知愛之殊縷縷焉豈再拜

巡相衙史

伏惟 台體近候益勝豈頃以春寒作惡日
多未即 台軒卜使一邀之命自取違阻伏
罪伏罪以後果覺微感之疾尤患齒牙痛至
妨食飲非間得其脫去又以為幸老境事可
憐業既因蒙 告假落在饑荒之鄉僑寓又

適城中多不穩便切擬以閏月歛迹將息于
廣法寺東庵蓋舊自諳熟處也上去時豈不
得一拜違乎就有房僧曇蘭者爲其母老病
不能捨之遠遊以此願得頭僧差牒一紙慰
副其意以爲歸依乞行下該吏印給山房所
須亦不能去文房物事固欲一仰浼而閒
天使先聲已動恐亦不在等閑也悚仰悚仰
昨夕慈老納拜台軒而伺候失便遷已侵瞑
懷不能果而退者誠以月廩之惠無名而不
當分不得不面違未安之情而旋念荒政之

施似左以高年猥先倫品或者有謂而區區
形謝飾讓却自心下淺小非所以體喻知已
大君子之度量輝光矍然不敢惟合默領銘
感而已且前及棲託山房之計亦無他故無
似者之於大易下功幾十數年雖不可謂得
先師晩喜之一分而存古人朝聞夕死之志
則切矣然七十以前自克三冬之課以為常
而已今則眼力益短齒牙益缺不利讀誦移
就倩晷晴簷計也適既承受貺來善本大袠
在此而繼又濟之以甕盎之貲豈非卒易之

有相爭終始台賜何以報稱尚以薄寒難冒
初七日當拔去切擬其前拜違倘得台座蹔
卜閑便如練光等處也再拜

昨承台翰至欲以便轎相命不勝感服但近
日風氣尚劣終日紓或者以節近寒食疾風
甚雨為徵故耶殊非老人出入時過此而後
不俟命當屢前仍念此地往来非一再年而
未聞清明改火之政其俗亦不喜用寒食為
辰竊恐非所以順天道洽人和者而台鑑屬
下車政教一新将必稽古化今無不以漸拭

目以觀焉
伏惟台駕出巡回諸況益福 侍生 伏於台賜
下依保老疲但歲又亢甚未卜登稔雖聞畿
內差若異候然歸計尚且蹭蹬思之悒欝尤
以坐糜分外廩養於荒政發日爲不能安心
也且竝寓舍正對衙門而吏臨壓人皆嗤笑
隣近冠盖託以不敢相過至笠下人亦憚之
生亦自省如在罪犯之中勢合自透門徑左
之而即舍後背粗有絶烟蝸地欲做數椽草
屋須煩稟請材工於執事而此時又交開口

之便悶默心語口而已伏望台照察容令老生免於狼狽兼得蠅暑中開卷接人有處則拜賜大矣再拜

附錄

贈田正字闓序

李純馨

批曰此文深得韓文易道之體余喜其淵源之有自錄于篇末而備覽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盖開之學足以仕矣故聖人使之仕而開也云云必其自知於聖人之所未知也其自知

明而信道篤如是夫田同年東野年纔就
傳已通七經未弱冠而遂取大科一日而
名動一國其學之於仕優不優固不論也
而乃曰猶未至也既得之即退于其鄉今
五年而始進焉其亦不安小成而見大意
者乎吾嘗以子之所為求之易道則觀之
六三似近之其爻辭曰觀我生進退而本
義曰我生我之所行也謂觀己所行之如
何而進退也是故前輩說者以溱雕氏當
之方今 九五之君在上大觀而子乃觀

其所行之不失於道然後進焉則向之六
三今變而之漸矣夫漸漸進也其彖辭曰
進得位往有功也於是乎可必矣然則子
前日之退也猶自謂未信夫斯者或容以
速成之故也今日之進也已勤乎其所未
學而庶竟有不自得也以知夫其退也進
之需也其進也退之發也是猶動靜之相
須而靜為動之本之義非耶吾子可謂知
進退動靜之理而得於易者深矣嗚呼世
之齪齪之輩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知

進而不知退而以失其身者比比有之閒
子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哉韓子曰吾之退
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
斯言不信矣乎孔門體道之君子吾幸而
親見之

絶筆文

上年失攝愆陽於秋冬之交以得感冒之疾
彌留四五十日今春後似得瘳而元氣有敗
無復加以濕氣向旺之候頭瘍脚痿等證乆
益未已不習行歩出入殊非所以為佚道脚

膝拘攣覺痛痠加甚近且自念饑鄉旅食歲
亦尙未卜稔東歸計更蹭蹬之故心氣不佳
正此夜短時令眠睡頓減食飮亦失味就又
以受人屬託文字非一二欲勉强以爲則運意
連辭卽數行難成嘗試山房去專一爲之正
如所謂心勞日拙適添一悉耳去丁未春亦
嘗感疾而旣愈則非久復治筆硯往往有可
觀文字而今如此或造物者以年齡已高是
以遂廢無悔故也追欲追失約於人之負耶

簡易文集卷之九